

10-10

无锡革命斗争史料

选编

2

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
中共无锡县委党史办公室

无锡革命斗争史料选编

第 二 辑

· 内 部 发 行 ·

中共无锡市委党史办公室

中共无锡县委党史办公室

一 九 八 四 年 十 月

目 录

一、“活阎王”的末日——无锡县农民运动故事

-周之吉、周之声（1）
- 二、智击叛徒曾俊峰.....史 征（7）
- 三、无声的战斗.....施 真（9）
- 四、夹墙里的斗争.....周之彬（11）
- 五、智截敌伪军.....十 木（20）
- 六、货船斗智.....张瑞照整理（23）
- 七、枪打地头蛇朱明.....后宅乡党史办公室（25）
- 八、船上电台.....易 明（29）
- 九、枪杀闵有道.....孙介良整理（32）
- 十、锡东地下斗争片断（十二则）.....俞云龙整理（34）

· 烈士（人物）传 ·

十一、从农家女儿到女工领袖——刘群先在无锡

.....朱昱鹏（53）

十二、向往新生梦北疆——许晓轩烈士传略…冯开文（57）

十三、夏霖烈士事略.....史 楠（76）

十四、英勇不屈的地下党交通员——华阿金烈士

.....许海泉整理（80）

十五、扑不灭的火种——纪念吴月平同志

.....肖 洛、李恩远（84）

十六、不屈的女战士郭纲琳.....陈农菲（92）

十七、顾衡传.....吴玉璋（109）

十八、糜文浩烈士传略.....（156）

“活阎王”的末日

——无锡县农民运动故事

周之吉 周之声

1927年10月，在白丹山农民向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同时，胶山北面周家阁一带，严朴同志也在这里培养干部，播下了革命种子。在“铲除封建，打倒土豪劣绅”的口号下，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向当权派、恶霸、封建地主，开展了你死我活的斗争。

在周家阁一带，反革命头子是张维桥村的恶霸地主周显文。这个恶霸地主，生得一脸横肉，铜铃眼睛，从小还练过拳棒，仗着祖遗的100多亩田地，向农民收租放债，重利盘剥，勾结了当时的警察局水巡大队长“沙壳子”，敲诈勒索，包揽讼词，横行乡里，吃过他苦头的人，不计其数，农民背后都叫他“活阎王”。

张维桥村背后，有个来种客田的顾山人丁子渊，租种“活阎王”几亩田，在村后搭了一间草屋，有一年因为收成不好，缴不清租米，逼得无法度日，背地里抱怨几句，说了些气话，不料传到“活阎王”那里，“活阎王”就给他定了“抗租不缴”的罪名，送到无锡，被活活折磨死在监牢里，家显人被赶了出去，侵占了丁子渊的家产。

“活阎王”为了要夺取后娘的一分家产，竟死不要脸，

硬说后娘和邻村的道人朱金坤通奸，把后娘逐出门外，结果后娘饿死在人家屋檐下。“活阎王”就是这样心毒手辣，六亲不认，称霸一方。

严朴同志在这里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，“活阎王”就觉得对他不利。一面四出威胁、利诱，进行破坏活动，一面派了爪牙，四处打听，想逮捕严朴同志，扑灭革命运动。敌我双方就这样展开了尖锐的斗争。

严朴同志，在周家阁一带，一面编了山歌、小调，教当地老百姓唱，揭露地主、反动派的罪恶，发动农民进行革命；另方面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，当时最早接近严朴同志的有周秀方、周俊德等人，他们都是受尽了压迫和剥削的穷人。象周秀方和“活阎王”还是近房兄弟，但是一个穷，一个富，一个农民，一个是当权派恶霸地主，自然是水火不相容的。

周秀方出名是个“硬头”，从小练过武功，身体很扎实，力气又大，做田里生活是当地第一块牌子，平时喜欢打抱不平。有一次，在吼山看戏，看到一些流氓在调戏妇女，明明双拳不敌四手，他还是上去干涉，虽然自己挨了打，吃了亏，但流氓的邪气打了下去。周秀方对周显文横行不法的行为，看不顺眼，常常当面指责，“活阎王”把周秀方看成了眼中钉一样。有一年，周秀方还不起租米，就给“活阎王”升了差船，送到无锡，坐了监牢。家里急得没法，托了亲族前去说情，卖给他一亩田，才算赎了出来。

严朴同志的宣传和启发，挑起了周秀方等人的阶级怒火。他们到处奔走，把自己听到的、学到的革命道理，告诉他一样的受苦人，把他们发动起来，参加农民协会。到10月上旬，在周家阁周围，已经有3000多人参加了农民协会，

周秀方担任了怀上乡农民协会委员长（主任），周俊德担任农会委员，积极准备参加17个乡镇的暴动。

10月上旬，周家阁一带的农民，经过教育组织，已经发动起来，贫雇农大多数或明或暗的参加了农民协会，眼看时机已经到来，就在16日的晚上组织武装，向张维桥“活阎王”的家里进攻。

那天下午，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了半天会，一到晚上，人们带着大刀、毛枪、棍棒和铁叉等武器，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，积极分子还带着红色的袖章，三千多人在周秀方、周俊德等领导下，一下就把“活阎王”的住宅前前后后包围起来，可是当打开大门，到屋里前后搜查，都没有找到“活阎王”。原来下午农会干部在开会的时候，泄漏了风声，“活阎王”已事前逃跑了。只有“活阎王”的老婆，叩头求拜的向农民讨饶。

武装的农民没有捉到“活阎王”，就打算到严家桥去消灭另一个封建地主，不料，那里已有准备，受到了驻在当地的反动军队和商团的袭击，当时农民虽然很勇敢，但没有经过训练，缺乏经验，有个农民牺牲了，一部分人受了伤，队伍不得不撤了下来。

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。但已把“活阎王”和严家桥一带封建头子吓坏了，他们到无锡城里去恳求，带来了一营军队，一部分驻在安镇，一部分驻在周家阁，这一下“活阎王”又有了靠山，尾巴又翘起来了。回家以后，狐假虎威，带了反动军队到处敲竹杠、抢东西。农民周连大，被他们绑了去，因为没钱了结，被他们解到无锡，后来，家里人东凑西借，拼足了200元钱，才赎了出来。在胶山南北，正是弄得鸡飞狗叫，暗无天日。当时也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，有的

逃跑了，有的向敌人投降了，可是，严朴、周秀方等同志没有被这些白色恐怖所吓到，他们在贫雇农的掩护下，依旧坚持在原地，与恶霸地主和反动军队展开斗争。

1928年1月，严朴同志被调往省委工作，党派陈洪同志来领导无锡的农民运动，省里又发下36支长短枪，更加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。

地主、反动派当然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，但又不敢出头露面下乡捉人，于是想了一条毒计：收买了一批流氓、坏蛋，冒充农民，四散下乡，打听消息，梦想一下捉尽周秀方等领导人。

日子过得很快，转眼已到5月份，有一次，陈洪和当地的一些负责干部，在周家阁开会，因为时间很晚了，就住在当地过夜，不料这消息给“活阎王”知道了。

东方发白的时候，“活阎王”带了一队便衣警察，向周家阁扑去。“活阎王”在前打探。便衣队相差一里多路，紧跟在后面。经过张维桥的时候，村上的农民王生才正开门出来，拿着锄头想下田去，“活阎王”一见就嘻皮笑脸的上去打听消息，生才心里想，大清早起，“活阎王”回来，总没有好事，等到“活阎王”问起周秀方有没有来开会时，心里就明白一半，连忙回答说：“听说昨天有十几个人就在附近开会，我睡得早，不晓得到底在啥地方，刚在我听到场上有人声音，叽里咕噜向膠山那边去了。”“活阎王”一听周秀方等到膠山去了，就转身去喊便衣队来，生才一面嘴里招呼他进屋坐坐，手里却拿起锄头，装做下田做活，躲过了“活阎王”，就飞快的向西面奔去。

王生才一口气跑到周家阁，那时候，人们还没有全部起身，只有几个妇女在河边淘米，生才气喘吁吁的把“活阎

王”来探消息的经过告诉他们。妇女们一听到以后，丢下淘箩，就去把周秀方等喊醒了。几个人一研究，就分头行动；南路有两个同志从和尚桥抄小路到张维桥前面，拦住到安镇去的大路；北面也派两个同志截住张维桥的大路；另外两个同志由周家阁出发，经过张维桥，跑步追上去；其余同志就分头埋伏到附近田里去。

这时候，四周都是大雾，白迷迷的，离开一丈路远就看不清楚。“活阎王”听说周秀方等往廖山去，正想急急忙忙跑回去，带了便衣队赶到廖山去。出村不远，就听到后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隐隐约约有两个人好象在追来，一看苗头不对，就向旁边桑田里一躲，谁知道追他的人，早已注意到了，看见一个身体高大的黑影子忽然向旁边一闪，就知道一定是贼人心虚的“活阎王”了，就拉起来一枪，这时“活阎王”吓得魂不附体，象没头的苍蝇，到处乱转，埋伏在附近的同志，听到枪声也一齐包围上来，集中射击。一下子，“活阎王”就象没有割断气管的猪一样，在地上直打滚，周秀方抢上几步，又打了两枪，这一下“活阎王”变成了死阎王。那时候，一批便衣队，正在张维桥赶来，听到前面枪声，一时弄不清什么缘故，赶上来大声喊道：“出了什么事”，周秀方等起先认为是南路同志，回答“打死了，打死了”，后来听出口音不对，就迅速转移，等到便衣队到那里，他发觉打死了“活阎王”想追赶时，他们已走开了，加上大雾迷迷，敌人弄不清情况，就胡乱放了一阵枪，装装威势。

日高雾散，“小阎王”只好抬了“死阎王”回到张维桥。“活阎王”被处死的消息传出来后，真是大快人心，在出棺材的那天晚上，群众把“活阎王”的棺材烧掉了，清除

了心头的积恨。

“活阎王”的被打死，震动了反动派，他们用尽了各种各样办法，想消灭共产党，可是那是枉费心机，后来只好用贴布告出赏格等办法，来遮遮自己的失败。

智击叛徒曾俊峰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国民党政府公然撕毁“双十协定”，再次发动全面内战，并利用叛徒从我内部破坏，我地下党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，锡东武工队机智击毙叛徒曾俊峰就是一例。

曾俊峰早期曾参加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，抗日战争期间搞过地方武装活动，了解党内情况。抗战胜利后不肯北撤，潜往上海，一九四六年九月向国民党无锡县政府自首，成为可耻的叛徒。他投敌后，出卖了我地下党武工队活动、联络情况，和武器弹药来源。充当敌人鹰犬，在荡（口）、东（亭）、安（镇）三乡带队下乡“清剿”，捕捉我地下党员、武工队员及赤色群众。还在荡口、查桥、西仓三地举办感训所，先后被其出卖地下党员、武工队员三十余人，赤色群众七十余人，破坏我联络点十多处。我苏锡武工队负责人吴道无同志也牺牲在他手中。广大群众对他恨之入骨，都盼望早日除掉这恶魔。

一九四七年春，苏锡地区负责人赵建平和锡东武工队负责人顾明、陈锡昌、辛光等在无锡南门夹城里的隐蔽点内商议清除叛徒曾俊峰，以保护地下党组织，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。老奸巨滑的曾俊峰，行动诡秘，戒备森严，一时难以下手，经过再三研究决定，派秘密党员朱炳南，通过国民党政府乡自卫队指导员秦松寿的关系，打入其内部，待机行动。朱炳南为了打进曾俊峰内部，带着礼品去找秦松寿，佯言家庭生活困难无法维持，想找个职业。秦松寿亲笔为朱写了一封

推荐信，要求曾收留朱炳南做他的自卫队员。就这样，朱炳南当上了曾俊峰的自卫队员。

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一天，曾俊峰要去西安桥洗澡，朱想这是个好机会，准备动手。不料，在曾脱衣服的时候，外面有人来叫他有事商量，这回给他滑过去了。一段时间后，朱炳南取得曾的信任，拿到了一支枪。朱炳南迅速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一情况，上级指示他：完成任务，保存自己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，是安镇南面分龙桥火神爷节场，曾俊峰的徒子徒孙来请“老头子”出场，朱炳南等卫士也跟了去。曾俊峰到地主李元宝家赌钱。朱炳南看到曾的卫士一个在里面两个在外面，心想：机会难得，再不下手，更待何时。便趁曾俊峰聚精会神地赌得起劲时，迅速地拔出枪来，对准曾的脑袋“叭”地一枪。曾俊峰当即毙命。一个卫士见状拔脚就跑，但是，曾的阿舅蔡阿富却直扑过来，企图擒住朱炳南。朱炳南同志急中生智，连说：“走火，走火。”趁蔡阿富半信半疑间，对准他又发了一枪，但被他躲开了。接着扑过来两人扭成一团，其他人捉摸不清新四军来了多少人，都吓得逃散了，两人搏斗相持了几分钟，只听外面有人高喊着说：“只有一个人！赶快来捉啊！”朱炳南听得真切，打算光荣牺牲，又打了一枪，蔡中枪后连喊救命，边喊边逃。准备冲进来捉人的自卫队员见又一个人负伤，吓得跟着逃跑。朱炳南满身血迹，故意大喊：“不得了！大批新四军来了！”边喊边跑，一口气跑出十几里，终于安全脱险，由组织上把他隐蔽了起来。

罪大恶极的叛徒曾俊峰受到应有惩罚。锡东地区地下党的活动和武装斗争出现了新的有利形势。

（史证）

无声的战斗

一九四六年三月，国民党在“还政于民”的幌子下，改组地方政权，加强其黑暗统治。

在东亭地区，新藤乡紧连东亭镇，如控制该乡政权，则对于及时掌握敌人动态，收集敌人情报，掩护武工队，地下党活动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那么，由谁来当新藤乡乡长候选人呢？锡北县地下党特派员沈鲁钊想到了地下党员冯锡林。冯锡林曾任新四军宜兴办事处善卷乡助理员，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工作经验，由他当候选人较为适宜。于是，沈鲁钊布置冯锡林积极行动。同时，布置地下党员冯翊文等在群众中竞选。

按国民党东亭区公所的步骤，乡长由保代表选举产生。经过地下党的活动，在十二名保代表中，有四名是地下党员。地下党员徐世良还被选为保代表主席。

选举的日子到了，国民党方面的乡长候选人陶涵如的爪牙，地痞流氓蛮横地闯入会场，恫吓保代表一定要选举陶涵如。徐世良沉着地主持着仪式。选举结果，冯锡林以六比五获胜，当选新藤乡乡长，陶涵如在惊愕中充任副乡长。冯锡林这样的乡长，着实难当，但他沉着应付。抓壮丁是国民党乡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。狡猾的陶涵如故意搞了一次壮丁“抽签”，然后，拂袖而去，要冯锡林的难堪。壮丁“中签者”都是贫苦农民，冯锡林毅然卖掉自己的祖田，设法凑足了几十担米钱，暗暗买了三个兵痞子交差。农民都说冯锡林是个大好人。伪区长也表扬他工作有成绩。既得到群众的拥护，又取得了国民党的信任，把自己隐蔽了下来。

一九四七年秋，敌人采用奔袭、梳篦等方式对我反复

“清剿”，形势非常紧张。我武工队在张卓如同志领导下，坚持原地，顽强斗争。不料，武工队员吴德根叛变投敌，参加敌谍报队，带领宪兵四处抓人，破坏我武工队密室和联络点，严重威胁着武工队的安全。张卓如通知沈鲁钊，从快除掉吴德根。

沈鲁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冯锡林，冯锡林利用一切机会接近吴德根，发现吴出没无常，从不单独行动，一时难以下手。时间不容等待，冯锡林和沈鲁钊再次研究，决定采用“以毒攻毒”的办法除掉吴逆。冯锡林与徐世良、陶念唐连夜起草状书，控告吴德根敲诈勒索，鱼肉乡民等八大罪状。翌日一早，把保、甲长全部找来，在状纸上盖好图章，按满手印。当天，就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、无锡县政府、无锡城防指挥部等告发。过了三天，吴德根锒铛入狱。祸害被铲除了。

敌人屡次“清剿”毫无收获，就变换花招，调来了“清剿”专员浦涤新坐镇指挥。浦一到东亭，冯锡林就和他搞熟了。一日，冯锡林特意做了几道好菜，装做很自然的样子请浦来喝酒。浦酒后吐出了真情：“我们通过几个月的侦察，知道新四军用的是短枪，白天藏起来，晚上才活动。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，不走桥梁靠摆渡，所以，我们白天端着长枪出去包抄是没有用的。前两天，我们开会研究好了，准备调批短枪来，夜里专门守在小路上和摆渡口，冯乡长，你看好，不出几天，笃定抓到他们。”

沈鲁钊接到冯锡林的情报，马上通知武工队领导人张卓如。武工队立即改变活动规律，主动撤离一些地区，灵活地跳到外线，避免了损失。

（施真）

夹墙里的斗争

周之彬

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中，有一个小岛，叫马山，又叫马迹山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它是太湖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。这里的人民勤劳朴实，生活靠山也靠水，他的心哪，却紧紧靠着共产党。

马山是一座英雄的山，红色的岛，在它革命斗争的历史中，有着数不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这里有这么一个小故事：

是1943年的黄霉季节，马山，到处是劳动的人群，抗日的歌声在群山中回旋着。割了麦子忙插秧，收了枇杷又到杨梅成熟的季节了，人们起早摸黑还忙不过来。后勤工作部门和民运工作的同志们，都是一面工作，一面在田间、山上帮助群众劳动。敌人虽然很久没来骚扰了，但人们没有麻痹，几个山顶上的了望哨，日日夜夜监视着辽阔的湖面。

这一天，人们经过紧张的劳动，正在黎明前的酣睡中，一阵报警的锣声首先从古竹方面响了起来，接着各处的锣声接应了。锣声一阵紧一阵，小岛陷入极度的不安中。人们奔走相告：日本鬼子的汽划子，木壳机帆船向马山开来了，离陆地最近的古竹已有敌人登陆。这突然到来的情况，并没有把群众吓糊涂，不需要什么人作布置，人们熟练地做着各种应变准备，该坚壁的坚壁，该隐蔽的隐蔽，动作快而不乱，象

处理家常一样。当时山上没有武装部队，住着一些行动不太灵敏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后方机构，另外是为数不多的民运工作同志。情况发生后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们，并不忙于坚壁自家的东西，却帮着被服厂、修械所等后方机构，抢时间从古竹相反的方向撤出湖去。民运工作组的同志，忙着分头领导帮助群众坚壁工作，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自己的去向。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各处的山头上已响起了敌人的枪声，了望哨已经撤回来，民运工作组在一个靠山的村子上集合了。

这个民运工作小组，共有八个同志，组长姓张，叫张耀西，三十上下的年纪，是一个稳重、沉着，有相当斗争经验的同志。组员多数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同志。怎么办呢？敌人马上要进村，拼吧，八个人，两条短枪，显然不是机智的。撤吧，同志们已与马山的群众发生了血肉般的关系，怎么舍得抛下大家呢？特别是村上的老徐，一再催促同志们快走，组员老王，二十四、五的年纪，水牛般的力气，依着他，硬是拼一下算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，容不得再争论，组长老张作了果断的决定：留下来，同群众一起坚持，全组分成两批暂时隐蔽下来，待机行动。

组长张耀西与另外三个同志，在老徐村长隔壁一家比较宽的夹墙隐蔽下来。房东大娘也姓徐，大儿子在我们队伍上，家里还有他的老伴和一对小儿女，由于抗日政府以及群众的帮助，生活过得还不差。民运同志到了这个村子，她不管同志们同意不同意，一概把他（她）们认作了寄儿寄女。这天，他的老伴上无锡卖杨梅去了，家里剩她娘儿三个。情况发生后，同志们来到这个村子，她硬是主张同志们留下来的，因为她家修了一个比较宽的夹墙。等到同志们一决定留下，就把老张他们从后门引进了她家，走后门免得外人注

意。别小看她年纪近六十，倒是满有心计的。

虽说大娘家的夹墙较宽，其实也不过是两尺宽，六、七尺长的一条弄堂。里面密不通风，阴暗潮湿，加上又是黄霉天气，人一进去，就是一股触鼻的霉尘气。四个人虽说并不挤，却免不了要向墙上靠，满墙尽是一颗颗的水珠，一靠就是湿渍渍的，一会儿背心的衣服就湿透了，方得大娘想得周到，让同志们背上几张小凳，否则地上汪着一层水，叫老张他们坐也不好站也不好了。夹墙唯一可以通空气的是一个准备递送情报和饭食的小洞，这个小洞很隐蔽，洞口是在不易被人发觉的一扇腰门的背面。大小便是在另一头的角落里。湿气、霉气、臭气一阵阵袭来，使人闷的透不过气来。鬼子进了村，隐约传来了惨厉的惊叫声，它袭击着同志们的心，他们深深地感到有责任解除群众的苦难，但事实又不允许，该是多么难受啊！谁也没有开口，但谁的心都在撕裂般地痛着。等到一切都静下来，大概已到吃二顿早饭的时候了。

“笃笃笃”，是在洞外轻轻敲墙的声音，这是和大娘约好的联络讯号。老张凑近了那个小洞，轻轻回击了三声。洞口就出现一个热气蓬蓬的饭团，老张接进来，接着一连又是七个。大家这时才想到，快天亮了，还没有顾上吃早饭。老张把饭团分给大伙，发觉有个饭团粘着张纸条。同志们确实饿透了，他需要弄清楚外面情况，比吃饭更要迫切些。谁也没有忙着吃饭，小徐赶紧掏出蒙着红布的电筒，大家凑在一起看字条，原来是老徐村长给大家送来了情报。字条上说，登陆的敌人并不算多，十多个鬼子，三十多个伪军。但是来势很凶险，进村后要鸡又要酒，捆人打人，着实折腾了一阵，现在已安静下来；不捉人，也不搜索，摸不清鬼子到底闹的

什么鬼把戏。

大娘真好，饭团里还包着喷香的韭菜。老张他们吃着，一面咬耳朵分析敌情。没等同志琢磨出个头绪来，一阵急促的枪撞和脚踢的撞门声，接着是大娘走过墙边弄堂的声音。

“乒乒乓乓”，大门打开了，杂乱的皮靴声直往里面冲。老张他们进住了呼吸，作好了战斗突围的准备。

是一个公鸭嗓子的声音：“老太婆，快把这个房间打扫清爽，洋先生在这里办公……”这声音就在夹墙外面。

“不能，洋先生，我娘儿三个没地方蹲……”听声音，大娘挺镇定。没让大娘说下去，还是那个鬼翻译：“妈的，鸡巴噜苏的，快快”。看样子是定了，怎么办呢，墙外住上了鬼子，行动就更加困难了。

就这样，隔开一垛墙住上了鬼子，听来的去的声音，住在这里的还有鬼子队长，这次来马山的指挥官。这样也好，鬼子的活动情况，不用村长老徐费心，也可以完全掌握了。从其他村的敌人向鬼子队长报告里知道，敌人这次来马山的主要目的是砍树运木材，鬼子住在这里也给同志们添了不少苦头，原来还可以小声说说话，现在连出大气也不行了。想咳嗽，硬是只好往肚里憋。别人犹可，却更难坏了老王，他是烈马性子人，怎么熬得住呢？他坐在靠鬼子一面的墙边，咬牙切齿的，一双笆斗大的拳头握得更紧了。

是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不用辨别这是村长老徐：“洋先生，倒树的，死的死了，上城的上城了，请原谅……”这是老徐在用拖的办法应付敌人，事实也是如此，上次大屠杀，青壮年死了不少，剩下的一部分已跟着后勤部门撤走，或是已经隐蔽起来了。

那个不要脸的翻译，借此敲了一笔竹杠，老徐答应给他